

續

藏

書

續藏書卷十六目錄

經濟名臣

尚書王恭毅公槩

尚書陳康懿公俊

都御史黃公紱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附徐廷璋 馬文升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布政陶公魯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

侍郎葉文莊公盛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紘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

附 朱英

太子少保童公軒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都御史高公明

續藏書卷十六目錄終

續藏書卷之十六

經濟名臣

尚書王恭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傑，字同節，廬陵人。正統七年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屢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冤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冤，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拊善有恩，有威嚴下幸爲百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喜，立命法。

司雪公還任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設法救荒全活數萬人流徙歸業天順七年還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叅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諳律比者類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商文毅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十年卒謚恭毅子臣成化五年進士翰林侍講廣西叅政

尚書陳康懿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歷官戶部。征秋青草、天津諸衛，公言舊負未蠲，新額洊積，人不堪。詔減三十五萬束。天順五年，兩廣合兵討叛蠻，公假便宜，勅督軍興，內艱起復。明年蠻平，解兵始得奔喪。成化元年，以戶部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爲戶部右侍郎，公練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芻粟，爲裁盈縮，條析利害，曲折七年。京師大饑，勅公出太倉米百萬斛賑糶，公禁絕射利者，請石以上

閉不與八年虜入河套兵出公督餉上便宜乞內帑
助邊除徑道發丁飛輓軍興不乏榆林大捷進俸一
等明年改吏部十三年侍郎九載陞南京戶部尚書
歷吏兵二部又九載請老公孝友廉慎沉毅簡質南
曹務閑唯戶部金錢布穀出納與內外諸司相關多
撓沮不可盡如法公一按典則制國用省財不啻數
十萬卒謚康懿

都御史黃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紱字用章封丘人曾祖思豫事孝陵掌太常

事以罪編氓沅州又徙戍平越公以故爲平越諸生

舉雲南正統十三年進士行人歷南刑部郎中爲人

廉直遇事颺發卽重忤時貴不恤人或笑黃郎中呆

公正色抗言不爲移沮亦竟以是得名譚千戶者大

猾任俠結懽貴顯人嘗奪民蘆塲萬畝貴顯人業與

譚千戶酒食往來卽知民枉不能直公竟盡法直蘆

塲歸民歷四川叅議叅政右布政使叅政時過崇慶

忽旋風起奇與前公曰卽有寃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
抵州沐而禱於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云公
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旦起率
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獐惡
詰之無祠牒卽塗醋聖額上曬洗之隱有巾痕公曰
是盜也卽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其奸狀蓋寺西有巨
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共分其囊貲有妻女則又
分其妻女匿妻女隱窖中恣淫毒久矣公盡按律殺
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

公竟按如法。公爲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奸伏。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印綬去。右使時奏閉建昌礦，爲左使湖廣。妖僧繼曉至，公曰：「繼曉以妖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雖名掃墓實逸賊。」檄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叅將郭鏞等擒豪奸張綱，公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體，俯首歎息曰：「令健兒貧至此，我何面目臨其上乎？」亟令豫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而延綏特甚。大臣名爲巡撫健兒，雖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五
餓歿不問。延綏人忠朴聞公歎人人感泣願出死力。
爲黃都堂一戰已爲尚書戶部威稜截然盡革財賦
內外諸積弊改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其風采公
戇直崖異常忤人自恐伏禍不可測請老去未幾卒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忠，字蓋，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扈上北征，得走還。漸陞廣東按察副使。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內艱，陝人數千里赴闕乞留，乃奪服還任。及徵入爲大理卿，陝人復詣闕乞留。改右副都御史，陝西巡撫。成化元年，虜入，延綏公及寧遠伯擊虜遁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虜。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據石城，遠近戒嚴。勅公總督軍務，將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歿，我軍遽退，公卽陣斬指

系涉名目 卷一 五
揮以狗陣始定移兵據賊水草困賊兵部恐賊來乘請詔問公當濟師否公不請濟師進與賊相持百日賊稍急公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諸脅從賊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將楊虎貍者被我擒公叱令斫頭來虎貍伏地乞宥死自效公卽假以詞色許令立功解金鈎束賜虎貍遣去故滿四竟爲虎貍所誘擒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筭公因陳四事爲經久計是時兵事急訛言洶洶公督軍矢石雨下無懼色嘗歎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鈎陽服公勇

毅狗國召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公每語人曰土
達驚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得志天
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六十餘
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平巨寇
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者不無
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
鬚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爲亂復勅公出總督
軍務公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卽負險不服縱兵擒勦
不赦凡遣還鄉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二千

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因論荆襄妄殺。公再疏自列。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公妄殺。致干天和。交章論奏。故公辯疏略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媚疾流言。仰瀆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藉。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于夷狄。彗出旱傷。

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唯荆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鬚子王洪、燃燼煽禍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璿、叅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于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

衆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
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
揭榜論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蓋張虛聲。怵之使
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死者。實不過
千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
謂憐于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
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
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
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

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普親蒞
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
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後患而
得高擢厚賞者蓋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
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
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荆襄禍
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爲口實
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謫鄧艾伐蜀來檻車之徵非
唯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

譴伏乞投閒賜臣致仕奏入。帝曰：荆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卿何嫌何疑，遽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要樞，卽調劉忠宣公大夏、陸文量公容爲郎。時有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爲訶察，屢興大獄，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公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於直，而尹旻又先送疏草與直。幸上明聖大怒，罷直、瑛戍邊，而直見上獨

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御史戴縉因而言
直奉法無他以迎 上意故 上復令直照舊領厥
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於千戶吳綬綬在楚軍
中撓法公急奏取回因而附直用事搆公公廷辯落
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劉忠
宣曰公平土達流賊功較諸臣爲最而官未延世奈
何此可以見公道矣初直用事諸大臣耻與往來已
而一二大臣首結直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都御史
李賓刑部尚書董方戶部薛遠兵部侍郎程萬里繼

去翁世資代遠。余子俊代公。公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皆馬鈞陽諸公之力也。公明果。儻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子綬。孫錫。舉進士。綬爲江西叅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公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逸史氏曰。韓雍罷二廣。五載而卒。項忠先雍舉進士。至弘治初。猶無恙。給事御史交薦不起。八十餘乃卒。俱謚襄毅也。

年譜曰。禿堅子留公。牧馬于沙場。公胡服挾所牧二

良馬乘之間道走望斗而南越四日夜馬疲乃棄馬
潛步忽遇一山崖險路絕攀援而上至山半饑餒且
行且仆倚石歔歔忽見松下有物塊然遺于路視之
乃肉乾公噉肉吸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
騎出沒恐爲所獲晝匿夜趨凡七日夜始達宣府會
御史張公昊按宣府開關納之旣見仆地移時乃甦
視其足有刺蒺藜百數而公不知也時都御史羅公
亨信爲巡撫來視公令人拔之竟日乃盡不能履臥
調上谷兩月餘始能起步

又曰時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異貨無算帝乃命中貴至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公令都吏檢故牘劉公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公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公微笑曰王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卽在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邪公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陳建曰嗚呼土木之變文武冠紳死于虜者何限而

公與李文達白恭敏周莊懿蕭文昭諸公皆出一生於萬歎非諸公勳名事業有命自天幾何不爲無定河邊骨邪又曰項襄毅坐困叛四可比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商文毅主議不移不媿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時叛四不歿而與套虜連兵則誠可懼然則京軍雖徒徒費餉搖人心何益邪

太保余肅敏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功修
公名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歷戶曹郎，擢知西安府。西安關中會府也，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公從容酬酢，而上下皆孚悅之。西安城中水鹹，民飲輒病。公爲開新渠，引山泉，匝徧城市，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曰余公渠。公又鑿山開道，瀉斥鹵灌田千有餘頃。歷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

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師擇其少者爲弟子員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以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使興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爲重鎮矣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虜不敢復恣肆出入公又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

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
唯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
人爲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額居內
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爲莫若于沿邊一帶
墩臺空處築爲邊牆立砦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
陡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
接以爲邊牆實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
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
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

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虜寇益稀矣十二年移鎮陝西十三年入兵部爲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虜情及將校勇怯地理險易遠近虜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公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筭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自謂不及也十八年又召公出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公言禦虜利用戰車條式奏上二十二年再出宣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公爲兵部尚書公乞

致仕不肯出。公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邊之功爲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而沮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唯鎮榆林時。怨謗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也。公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時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墉繕亭障。有功賞。而鈞陽巡撫陝西亦大有名。故稱關中三巡撫云。廷璋由選舉。

都御史韓襄毅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延平
功

公名雍，字永熙，吳人也。弱冠舉進士，選授監察御史。尋奉命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責膳夫丘磨兒。磨兒父教令逃去，因訴他御史純。純筆歿吾子，他御史榜掠純，強自誣服，然無所得。屍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廼哭吾兒也。于是純坐極刑。雍疑之，蹤跡得磨兒。純始白久之，出巡按江西。衆猶謂雍年少，未經事。雍抵鎮，振刷精彩，經措宏久。後先皆弗如也。廬陵饑，盜大起。雍從巡撫侍郎楊寧謀，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餘孽以

次伏誅。楊寧見雍，輒自失曰：「御史卽少而老，於吏是聰明，百寧何可當？」大學士陳循、廬陵人，熟知雍才，言於上，擢僉都御史，代寧巡撫。雍時未三十，黜屬吏，奸貪，䟽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英宗皇帝狩土木，虜猖獗，西南夷繼叛，諸省無不被兵。獨江西恃雍少安息。英宗復辟，下陳循獄，謫戍。雍坐調山西副使尋罷歸。一載召拜大理右少卿，復右僉都御史，協理都察院事。長院者寇深，剛愎少許可，迺獨心敬雍。雍亦時時有所喻益。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

所邀亨午具用朋黨律罪死。雍抗言朋黨者阿比共亂朝政，今以一飯當之，恐過重。亨盛時，大臣中固有朝夕趨其門宴會，且累時，今不坐，獨坐敬何也？敬卒不死，虜復寇掠內地，制詔雍巡撫大同宣府，陞辭賜宴及鈔。雍至，則虜已遁，修戰守，練卒固城堡，爲一時北方之重。七年，還議事。上喜公狀貌，進兵部侍郎。諭南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復薦山東按察使王越代公。越至見上，上又喜曰：是真將官。英宗崩，內閣學士陳文忌雍，因事間于大學士李賢。

左遷浙江叅政。雍爲叅政，頗不理省務。日選勝從賓客，曲宴西湖，賦詩自娛。純皇帝初，兩廣蠻寇復大起，拜都督趙撫征夷將軍，發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言于朝曰：韓雍才氣無雙，盜事非雍莫可。雍舊有過，請置勿計。於是使使就浙江拜韓雍左僉都御史，贊理諸軍務。雍卽日拜命，會衆議進取。或請分軍蹙賊入廣西可破。雍曰：不然。古仗鉞臨戎，制閩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薄

其本。廼分兵以趨。未分兵勢弱。趨未難。盡我全師至。

其兵事如指掌

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必勝。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于是督大兵分道進擊賊。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旣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頸。

散手足剗腸胃分掛箐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
韓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七十六有
奇捷上天子大嘉賞雍攻制詔卽軍中拜雍左
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雍請以讓
其弟詔可雍復獻策二廣賊勢實相聯屬於是命
雍總督軍務撫鎮而下咸聽約束雍既得以便宜行
益修飭陣伍擇別將分捕窮黨與功最鉅進都察院
右都御史雍威嚴擬王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
縮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

時之選

鄭端簡曰公言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唯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於是衆從公會諸軍出東道遣徧將平陽峒諸賊又進平修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奪其險塞焚其積聚四面夾攻斬俘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刻石紀功班師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溪恐餘孽復作宜預爲彈壓請得文武大

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公。上爲遣使卽訊，公引疾乞歸。卒年五十三，謚襄毅。公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蒞政，豹變鵬搏，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摛詞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逸史氏曰：雍稚少時多奇跡，至今鄉里能誦道之。近怪故弗悉，二廣士大夫每屈指雍曰：此百世功也。大

藤峽天險，賊蟠據無敢窺。獨雍及王守仁兩至之，信然哉。

布政陶公

事 茂陵

茂陵公名魯字自強鬱林人父成爲按察副使從擊賊兵敗歿之。上旌歿事者贈官錄一子入冑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二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惴惴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漫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能往

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搯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蕞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解食粟不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曰任爲之。

魯乃標式約曰有能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二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爲別將日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筭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韓雍大稱賞言于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卽叩首乞爲良民

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用。不。躓。語。有
之。一。夫。決。萬。夫。避。况。三。百。人。乎。

逸史氏曰士有遇有不遇魯雖才非韓雍幾失魯

功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

事

景帝
茂陵

裕陵

公名信，字彥實，休寧人，生於河間。正統七年進士，十年選給事中吏科。景帝卽位，疏薦起薛文清瑄，虜犯京師，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失利，鏜急呼城門求入，公疏言鏜小失利，卽開城納鏜，虜益張，人心益危，趣鏜戰，必效死力。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戰，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鏜，虜退，遂請勅石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廂外禦虜，號令諸將。景泰元年，使蜀還。

廷議奉迎上皇有龔千戶者投密書高穀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明年上中興固本十策又明年上脩德疏陞公及葉文莊公叅政山東山西公至遼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餉松番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者陞公太僕卿公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鏜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太僕寺言高皇帝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卽有警馬不給請以責兵部上是公言復歸太僕二年陞

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
中樞密使公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爲遣
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僞
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
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
發霖奸賊罪四十事公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
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末減霖寇溪遂劾公惑外臺官
瀆聖聽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
少卿五年召還侍郎刑部憂去成化元年起爲兵部

侍郎當是時兩廣川陝荆襄諸路用兵獨署部區畫方畧皆中機宜先是四川貴州山都掌蠻叛兩鎮守將不相下兵久無功朝議遣憲大臣督戰科道官在軍中者忽告捷得賞未幾諸蠻又叛據大壩山箐險破合江上九縣三年進公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賊公至永寧分大軍三道自督入金鷺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鎗勁弩賊稍却

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貴州已躋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右矣、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竅幽暗不可入、窒洞圍守月餘、賊歿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請移瀘州渡航鋪、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夷、論功兼大理卿、言官論公、上首虜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七年春、無雨雪、公應詔條闕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申理者五、

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捷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夷益肆四方流民盡聚荆襄不早區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馭輕居重京營士馬疲耗噐甲頓朽非大更張綏急可憂是歲改南部叅贊機務公曰叅贊謹非常有司事非所預八年合南都大臣言興利除害三十餘事乞召還給事中王徽劾退南京守臣應城伯孫繼先明年致仕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以功得世錦衣百戶先是虜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不可公征

南蠻制詞官殺皆得專斷迄班師不致賞殺一人曰
刑賞 天子大柄顧閫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
卽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

○侍郎葉文莊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盛字與中崑山人正統十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已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然後練兵選將誅虜復讐一日三疏虜退請明賞罰言效勞如孫鏜死事如謝澤韓清宜賞以示勸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不可不罰以示懲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少保德勝之捷時北虜方張大臣有奏留邊兵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

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急宜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聚爲變勅公往視稍解散得安輯景泰元年春還朝疏進沒名書請迎駕者留中三年遷山西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以李秉薦協贊獨石諸城守備都督孫安軍務獨石馬營八城被虜殘毀列上利害可興革八條又設暖鋪便行旅均蔬圃給將士贍死扶傷纖悉備具又請官銀二千兩買牛千頭摘戍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兩

廣請令鹽商入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
斬首萬級八年移鎮宣府代李秉修建屯堡虜至烽
堠輒發不得掠人畜公在兩廣時丘文莊不喜公以
故李文達亦惡公遂有謗公殺降至斥公勞擾嶺南
者成化二年文達卒上欲得人入內閣勅王忠肅
公慎簡內閣忠肅公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吳節及公
五人上用定之四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
六年賑畿內八年北虜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
舉搜套驅虜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

其中勅公往議方略。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

此等事要量彼已夏挂洲之禍坐不自量也

唯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上從之。九年轉左侍郎。未幾卒。年五十五。謚文莊。公博學宏才清脩苦節。每稱慕范希文。惜其未獲柄用。當是時慎舉諫官。如公及姚夔林聰尹旻張寧輩皆其選也。尹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聰何敢望與中。

太師馬端肅公

事

景帝 泰陵

裕陵 康陵

茂陵

大公名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戲，十數爲羣角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景泰二年進士，吏部尚書王直異其材，選授監察御史，時領院事者王文、王翱皆嚴重，鮮可，而獨以文升爲國器。出按山西，再按湖廣，所至發奸摘伏，有神君之稱。還領全臺章奏，以母憂歸，服除，超拜福建按察使，鎮守中貴人虐而肆，獨文升能制之，使稍稍斂戢。進南京大理寺卿，丁父憂。成化初，固原土夷滿

四與其黨劫其從子指揮疇據石城以叛陝西巡撫與中貴人將討之大敗復合寧夏延綏兵討之又大敗詔逮巡撫諸臣下獄而卽家超拜文升右副都御史代爲巡撫佐總督都御史項忠率京邊諸軍五萬討賊文升馳急傳十日至陝時兵已發則簡練其留後者申約束通轉餉五日而嚴馳至軍偕項忠屯中路文升言於項忠使盡焚城傍草斷汲路賊始稍稍困石城潰先後俘斬首虜七千六百有奇獲其男女老弱二千六百捷聞進文升左副都御史賜金帛

遂疏言時事十五條及禦戎三策。上皆嘉納。進提督甘涼寧夏三鎮軍務。虜寇臨鞏。文升遣兵逐之。至黑水口。破擒其平章迭列孫。虜復寇韋州。深入至好水川。文升復縱兵破之於湯羊嶺。斬首積級至二百餘。獲其馬牛羊輜重不可勝計。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叛番獲其酋首。文升有所奏捷。不爲夸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報賞薄。久之始入爲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祿俸。仍出飭薊門以東。至遼左邊備。文升嚴汰其弱。弗堪者而製

五花營入陣圖教之使習皆爲精兵還進左侍郎時
陳鉞等後文升爲巡撫多訶伺將吏小罪輒逮逮輒
罰馬而釋之將吏旣怨且狎法而馬價亦踊貴文升
上邊事十五條因及之鉞以是銜文升時海西衛都
指揮散赤哈移文訐驗夷管指揮受夷人真珠豹皮
官爲究管指揮管懼賂都督產察使繫笞散赤哈恨
之乃率所部十餘騎稱入貢欲以面聞鉞而守將以
非所入貢道却弗納散赤哈益恨過經女直建州三
三衛以朝廷昔誅董山誅不平因留散赤哈聚兵

得數千騎大掠鳳集諸堡獨近塞者僧格等十八族皆以有使貢恐誤中兵而留其使走之撫順所白狀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置之獄而夜掩屠其族殆盡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直志方銳欲自往爲言上遣太監懷恩覃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虜使入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太監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文升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卽傳旨命文升偕大通事詹昇往

勘直不得行，恨文升。文升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文升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出至遼左，而事已定。文升與議，切勿用兵。直亦陽聽，而中不善。又銜其敵禮，空手無饋遺，而陳鉞則飭厨傳，盛供張。見卽叩頭，便辟左右，僉從皆有賄。於是遂相與謀傾文升矣。文升竣事歸，賜綵幣、羊酒。

理部事如故。然直則以密疏言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也。於是復遣直偕刑部尚書林聰往勘。則竟如直言。遂下文升詔獄。文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汪直既陷文升，使謫戍重慶衛。以去則偕陳鉞大發兵破諸屬夷。鉞拜賞賜傾府庫。已而皆敗。十九年起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士卒聞文升復至，皆鼓掌喧舞。蓋文升至是凡三渡遼矣。故東人至今思之。亡何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旋入爲兵部尚書。文升念天下方困於兵，會貴州

縣志謂汪子

都勻苗叛，守臣請合三鎮兵遣討。文升不可，惟遣官
勘處，卒無他也。時上幸方士李孜省，欲有所薦引。
代文升忽有中旨，調文升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
務。孝宗皇帝立，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上躬耕
籍田，既宴而教坊以雜伎進，出褻語。文升正色曰：「汝
曹第陳農家作苦使新，天子知稼穡艱而已，褻語
何爲？」公卿愧之。文升乃復條上十五事，上皆爲嘉
納。特命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院事如故。時子總以
鄉貢士待選，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誰當

外者尋復爲兵部尚書京師大水上䟽陳時事於貴
幸多所侵又嚴覈六軍諸校斥其貪黷選悞者三十
餘人以是有怨家夜持弓矢警文升門又飛書射入
東長安門內事聞上嚴令錦衣官校緝訪而給金
吾騎士十二出入爲文升衛文升因乞休優詔不
許屬文升有小疾而虜小王子以數萬騎駐大同邊
外勢洶洶上使中貴人挾醫視文升疾賜上尊餼
備因問計文升謂此虜方敗于他部勢已絀無能爲
也請密爲之備而揚聲逼之虜果徙去安南侵奪占

城五州地。詔勒還之。數支吾不服。會二國各入貢。乃請面折諸廷。安南詞服。因諭以恩威利害。厚賜之。歸還其侵地。廣西土守岑欽與侄溥相讐殺。巡撫欲討之。文升不許。第令騰書戒飭。已皆悔悟。納款請死。時南畿浙江大水。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旱。文升請亟勅撫臣發庾以賑。遣使崇祀羣神。爲民祈請。馬政弊甚。民苦孳生寄養。請覆覈。減定其額。著爲令。特加太子少保。久之。又加太子太保。有旨傳陞。畫工張玘等二十七員。爲錦衣千戶。文升力諫。謂此先朝弊。孔

賴上初窒之今復啓之無功而冒武職徒使邊將解體也江南歲侵有司請募民入粟授以指揮等官文升復諍以爲授之指揮亦能使邊將解體只宜授散官上皆爲停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文皇帝寵其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歿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鹵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歿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文升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填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

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虜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文升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流閩廣而薦都御史許進撫其肅使率副將彭清等選番漢兵倍道而至夜坎城登破之斬級六十降自保者八百人牙木蘭以千里馬走謁阿黑麻阿黑麻方與赤斤蒙古衛相讐攻不能大發兵使別將將輕騎五百圖復哈密復爲赤斤衛兵所徼殺乃遣使上書謝罪請歸陝巴及金印於是文升亦奏還其貢使酬以少金帛而哈密復

皇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

皇太后

同居仁壽宮

當時大臣能悉心謀國不拘物職守也

上命文升與工部丞議修建文升言團營軍徫於役不可復苦楚蜀灾不勝採伐三敞有儲木尚可材太僕馬惜薪薪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倘不足則幸發內帑金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匱皇太后徙居懽甚予文升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優等北虜火篩大入邊殺掠吏民上憂之召對便殿賜酒饌給筆札詢以戰守之策虜雖誼竟不能深入而會吏部缺尚書卽首推文升給事中亦言吏部非文升

不可乃用倪岳而特加文升少傅十四年岳卒文升
乃爲吏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傅十七年上召文
升至暖閣諭之曰明年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
訪大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之
福也上乃令中貴人掖文升下階後至考察京僚
給事中吳舜王蓋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文升及
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
法乎悉署去之滿九載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上崩
梓宮當出德勝門文升徒步號哭二十餘里不稱疾

武宗立吉凶之費計黃金五千兩白金百八十萬兩
戶部計無所之欲裁諸王賜併借公侯勛親莊田租
課文升言人主卽位例推恩恩未下而先奪之非
禮也御馬監太監王瑞謂造大婚禮器物應用儒士
李鼎等七人楷篆西天西番字已得請矣文升力持
之曰此曹皆昔考察無行且不良於書今復用之何
以杜倖門乃別選八人以進瑞慙恚誣文升抗旨
文升因乞歸不許當是時幾已內移而文升居位久
左侍郎焦芳日夜覲之會楚人熊繡爲兵部左侍郎

文升推出兩廣總制，不欲行，流言布聞，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因劾文升衰老。文升二十一疏乞歸，乃報許。而御史王時中又謂兵部尚書劉大夏、刑部尚書閔珪謀代文升，故爲文升劾大夏、珪二公去。二公皆賢，旣相繼去，而焦芳坐得文升位矣。文升之去，人主尚優禮，賜勅予寶鏹錦綵，馳驛以行，月給祿米六石，歲給人夫八名，供帳傾都。又三年，焦芳構于中貴人瑾，削文升官秩。正德五年卒，年八十五。明年，瑾誅芳，斥，復贈太傅，謚端肅，予祭葬。嘉靖初，加贈特進左柱

國太師文升之卒無幾而大盜趙錕亂河南行剽至
釣州以文升家在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
已跳匿燬其家發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
裂之曰恨不爲天下殺此賊。

少保秦襄毅公

事

景帝 泰陵

裕陵 康陵

茂陵

公名紘，字世纓，單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爲南京御史。有風裁，劾中官，降北黃驛丞。御史陳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寃得宥。調知府谷縣，陞知葭州，調秦州。成化中，爲鞏昌知府。十三年，陞陝西叅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虜柴溝堡，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悉擒治。不少貸。王訐公凌親王茂陵，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

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巡撫河南時，會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密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公廉能。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弘治三年，以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破岑欽、鷓嶺，走匿泗城，遂克田州。又破海南黎及瀧水後山賊，四年，勅總兵安遠侯柳景貪不法，逮景下刑部獄，追贓鉅萬，褫其爵。景得內降，減贓，因據他事誣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

論救。上報聞。三原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不可
棄。內批南戶部尚書黃紱改南左都御史。公代紱。南
戶部尚書八年。乞致仕。不允。十一年致仕。十四年。虜
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公。戶部尚書兼憲職。
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花馬池鹽
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塞。
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
太子少保。是歲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八年。年
八十。卒。贈少保。謚襄毅。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

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
不改其舊逆瑾專政時公義兒丁玉與公繼妻弟楊
瑾爭誅楊瑾因誣公子蚡有資萬計逆瑾喜卽籍公
家無所得

太子少保鄧襄敏公

事

景帝
茂陵

裕陵

公名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爲淳安知縣問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無知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薦知梧州會母憂去貴州程番府在萬山中夷獠雜聚難治公知程番悉心規畫凡城郭街衢廟宇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不二價四境晏然蔚如中州後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勅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初撫不從始合衆謀調兵

食、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六千、獲二千、械首惡、俘京、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已四十餘年、軍疲於戍守、民困於轉輸、今幸黨惡消除、非大更張不可、條上十一事、下兵部議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設流官、與土官兼治、以右副都御史召入臺、未幾、出鎮梧州、兩廣自成化初、韓襄毅平寇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性不瑣瑣、益思

安靜屬吏有賢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顧羣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言都御史金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付澤使二司聽節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至於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遷治所郴州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戶所調軍守禦仍宜給隙地屯種爲久計公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鑪大桂諸種作亂以次討平其後四會諸下縣饑盜竊發勢尤熾公斬獲首惡李景光覃潔及其黨二

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兩廣總鎮，又有桂陽朱英，正統十年進士，初爲御史，禦賊葉宗留處州，劾外戚汪金，內臣善增，陞廣東叅議。葉文莊公每事詢英，叅政陝西，調兵食，征固原，巡撫甘肅，條邊事，陞兩廣督撫，專意安輯，民得休息，流人復業者十五萬家。出入十年，召入臺，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性度宏暢，才識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

太子少保童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公名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欽天監公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京吏科給事中。公思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上疏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又言南京糴貴，民饑，請命官賑之。俾御史體察，多見採納。時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鮓諸物，以萬計，公極言止之。英廟復辟，覽公奏，嘉其敢言。尋上疏言弭盜安民數事，尤切時弊。天順己卯。

以嫡母艱歸服闋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
試得倪公岳輩十數人時稱得士憲廟踐阼公首
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
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時引儒
臣講求祖宗謨訓及古帝王脩身用人之道推而
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
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於便殿
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
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

傷卽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
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
行之公又言漕河爲官舟所阻請命大臣督其事仍
乞省貢舟而嚴禁之未幾四川盜作命公往撫公
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聞
公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夏六月進都給事中會賊
首趙鐸悍不聽撫旋復叛去公偕鎮巡三司分兵勦
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
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咎于公且議出師公

曰賊已平矣。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己丑入覲。上䟽自理。廷議以爲寃。於是宗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政。公精于考校。隨才造就。士風爲變。按臣交章薦公。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公嚴考天文諸生。公僚屬之薦省曆紙之費。夙弊一清。己亥夏。進太常寺卿。仍掌監事。教諭余正己奏言曆法之差。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

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巳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
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
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
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癸卯春予告歸日
日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縉紳重之弘治改元
會欽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公薦命公仍掌監事夏
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
候宜脩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尋辭掌天
文舉吳昊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

松潘軍務兼巡撫時蜀歲侵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
饑饉給糧以歸流移平訟以決久禁先是久旱公至
雨亦隨足乃爲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
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
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公復以其地
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
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
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衛
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宜

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
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
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嘗創兵器，給諸關堡爲禦
敵具，薦按察使林俊可任中丞，時論黜之，辛亥，晉南
吏部右侍郎，甲寅夏，進南禮部尚書，累疏乞骸骨，
上再四勉留，公力陳數千言，謂朝廷大政闕門一議
不足決是非，宜如古公卿大夫各得獻議，以俟采擇，
未幾以疾卒，贈太子少保，公身若不勝衣，強學好問，
至老不倦，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學遒勁。

見者寶藏之性孝友事嫡母夫人備極色養分祿以
贍兄嫂撫姪靈及諸孫應禎皆有恩平生喜賑人之
急而自奉蔬食水飲泊如也顧司寇璘作鄉正篇以
訓士云公擇地而蹈擇言而出吐辭濡翰必執其方
慎哉愿乎君子以爲知言所著有清風亭藁枕肱集
海岳涓埃論蜀藁籌邊錄夢徵錄各若干卷藏于家

尚書何文肅公

事

景帝
泰陵

裕陵

茂陵

公名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五年進士父文淵進士嘗知温州府廉靖平恕召入刑部爲侍郎請告歸正統中薦起吏部侍郎景泰中進太子太保佐王直同爲尚書被劾致仕去公初主事南京禮部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粥其葬地衆謂此吉壤公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爲按察副使福建陞河南按察使諸貪殘吏倚強援莫敢詰公盡鑄暴坐法去撫戢南陽山谷流民

六萬戶陞布政使湖廣成化十七年副都御史巡撫
山西督三關兵事虜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灰溝旁
斬虜大敗去召入刑部左侍郎虜酋擁衆寇大同殺
邊將紫荊居庸告急勅公巡邊遣謀覘虜營聲言遣
兵搗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乃
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
鎮筸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
五十二寨設安寧宣撫司立友爲使張都御史輒爲
輝畫請得旨會愛母死友母益橫誣愛反交通唐王

朝廷疑愛遣公卽訊友母子又輦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囚愛衆籍籍爲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罪條上曰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寧與產業自給播州遂定陞南刑部尚書疏奪內臣守備蘆洲還民

秦陵初召公刑部爲尚書上疏乞禁京師胡服胡語鄒御史者凶橫欲躡得大理丞公薦曲阜魏紳郎中鄒御史恨公會公外氏與鄉人訟卽誣公得金錢與行賂輒上下其手要地人又從中主之公杜門引咎

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踪跡公雖湧白竟不
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公竟不得卒後江
西巡撫林俊論公文行政節應謚法得謚文肅公守
官清慎律已方正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
志

都御史高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二年進士，爲御史，巡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會黃河南徙，民耕於地，畝收歲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忽復，巨浸常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天順四年，御史趙明等疏劾來朝吏，語觸上怒，詰疏出誰，公任寔。草疏，都御史寇深言累年奏牘皆屬高明，乞貸明過。上怒亦解。顧喜公曰：「高明能御史，先是公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獄死，汝言潼關。」

人代于少保爲尚書不數月奸賍萬計誅石亨公及
門達籍亨家公言亨無反謀蒼頭得免死者百人鹽
山薦陞山東按察使上謂南陽曰高明宜內用又
謂寇深曰高明可都御史南京南京久弛縱公振綱
紀劾罷諸貪殘吏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勅公勦捕
公造巨艦榜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略御史
戴琥顧以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
賊出沒露踪跡不得逞江海間稍靖中官粥私鹽縛
儀真指揮羣卒大閱公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

部及諸巡撫縱法狀及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成化二年上杭賊起卽家賜公勅便宜討賊公力疾赴閩先諭撫賊降賊恃險不應進兵搗其巢大破賊俘四百人誅其渠魁十一餘並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爲永定縣控賊海口良矯令募亡命謀不軌公不欲再起大獄或至用兵坐誅妖言衆遂定卽上疏乞休納符勅去嘗曰孔殽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無兄弟三宜退及治盜徵宜再起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

居士。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皦然